

# The “Russian Model” for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hu Shi

School of Philosophy,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China

## Abstract

Russian Sinology originated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nd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the Russian Ecclesiastical Mission in Beijing. In 1837,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was established at Kazan University, initiating the integrated mode of classical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teaching. In 1854, Sain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constructed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promoting classical Sinology into the stage of higher educ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 unique methodological system was formed, facilitating the specializ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During the Soviet era, the center of Sinology expanded to Moscow, forming a pattern of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Russian Sinology adheres to the equal emphasis on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Chinese and the study of classics, and promotes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It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classics as well as research in multiple fields, providing an important paradigm for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 Key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Sinology; Sain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 中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俄式样本”

史书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中国·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 摘要

俄罗斯汉学始于19世纪初,以俄国驻北京传教团为基础发展。1837年喀山大学设立汉语教研室,开启经典翻译与语言教学融合模式;1854年圣彼得堡大学构建中国文学史课程体系,推动古典汉学进入高等教育阶段。20世纪初形成独特方法论体系,促进中国研究专科化。苏联时期汉学中心扩展至莫斯科,形成南北分工格局。俄罗斯汉学坚持古汉语教学与经典研读并重,跨学科推动中国文化传播,在经典译介和多领域研究成果显著,为中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播提供了重要范式。

## 关键词

传统文化; 汉学; 彼得堡大学

## 1 引言

俄罗斯与中国,作为拥有世界上最长边境线的邻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俄罗斯因其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兼具西方文化特质的同时,始终对东方文化满怀探索热情,东方文化成为其不断钻研的重要领域。在此大背景下,俄罗斯的汉学研究在世界汉学之林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了自身的独特性。从喀山到圣彼得堡,再到海参崴和莫斯科,为俄罗斯汉学研究打造了一片肥沃田园,众多汉学研究成果在此孕育、成熟,凭借

多中心的发展维度,以及深厚的学术底蕴和优质的教育资源,推动俄罗斯汉学研究持续发展,在独特的发展轨迹中展现出俄罗斯汉学研究的自身特色。

俄罗斯对中国文化的接触和研究始于俄国驻北京传教团。传教团中每届都有几名成员是以学生的身份来到中国学习语言的。经过多届传教团的沉淀,孕育出俄国最早的一批汉语言学家与汉学研究者,为俄国境内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的起步奠定了基石。不过,最初俄国的汉语教学还处于零散的状态,以培训班和一些中等学校为主要形式。直到1837年喀山大学成立了俄国第一所也是欧洲第二所汉语教研室,俄国汉学才正式迈进高等教育阶段,进入系统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俄罗斯汉学的道家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BZJ038)。

【作者简介】史书(1979-),女,中国贵州贵阳人,博士,副教授,从事哲学研究。

## 2 从喀山到圣彼得堡

喀山大学的东方学始于1807年,由于喀山当地鞑靼人聚居,东方系初期以鞑靼语教学为主。1837年,喀山大

学成立了汉语教研室，第一任教研室主任是第十届北京传教团归国的成员，也是汉学研究最早的代表之一西维洛夫(Д.П.Сивиллов)。他是俄国第一位，也是欧洲第二位汉语教授。西维洛夫是最早将中国经典文献翻译成俄语的汉学家之一。在他的翻译中涉及到儒家的四书五经、道家经典、佛家经典以及对中国历史和哲学的概述性研究。他将他的翻译和研究带入了学生的课堂，编写了第一部《汉语文选》，使得喀山大学的汉语教学得以和经典文献相结合。继他之后的第三任教研室主任就是从第十二界北京传教团回国的著名俄国汉学大师瓦西里耶夫(В.П.Васильев 王西里)。瓦西里耶夫在去中国之前就是在喀山大学学习蒙古语和中文。回国后他又回到喀山大学任教，并于1850年接任汉语教研室主任一职。四年之后，也就是1854年，尼古拉一世下令将俄国所有的东方语言学研究都整合到首都的圣彼得堡大学。而喀山大学除了保留最早的鞑靼语专业，其它的东方语言专业全部转移到彼得堡大学。汉语教研室的全部师生和大部分图书也随之迁到彼得堡，这便是彼得堡大学成为俄罗斯汉学中心的肇始。可以说，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的诞生，是沙皇整合俄国东方研究的成果。喀山大学作为早期重要的汉学研究中心，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

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成立的同时也成立了汉语言教研室，在教研室主任瓦西里耶夫的带领下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在瓦西里耶夫和他的学生的努力下，涌现出了一批重要的汉学研究经典，并形成了俄罗斯汉学的第一个学派——圣彼得堡学派。

瓦西里耶夫在45年的汉语教学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学成果，他编写的《汉语文选》最具代表，文选收录了包括中国民俗见闻、趣事、谚语、文学、历史等方面的文章，共有三卷，其中第二卷和第三卷是《论语》和《诗经》，最重要的是他为三卷文选编写了三卷逐字逐句的《释读》，其中涉及到《增广贤文》《聊斋志异》《圣武纪》《论语》和《诗经》等中国重要经典文献的翻译和注解。他希望通过中国经典文本的阅读和翻译让学生能够深入把握汉语的精髓以及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神。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和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瓦西里耶夫还成为了世界汉学史上将《中国文学史》课程引入大学课堂第一人，1851年，还在喀山大学时他就开设了这门课，并于1887年将该课程积累的成果发行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资料》，后于1888年发表了世界上最早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性论著《中国文学史纲要》；除此之外，他对中国宗教文化和哲学的研究也以《东方的宗教：儒、释、道》为代表，并为俄国的中国哲学和宗教研究开启了大门。

瓦西里耶夫的学生当中最有影响的当属格奥尔基耶夫斯基(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 М.)。他是俄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先秦史的汉学家，还出版了俄国第一部关于中国神话的论著《中

国人的神话观和神话》，也成为国际上该领域的学术先锋。他在《中国生活原则》一书中体现出其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深入研究和推崇，并在其最后一部著作《研究中国的重要性》中开启了俄国中西文化对比研究的先河。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在彼得堡大学任教期间，极大地丰富了汉语教学的内容与方向。他率先开设介绍当时中国地理和政治结构的国情类课程，并在翻译课程中增加四书和理学经典《性理精义》以及散文集《古文渊鉴》的讲解和翻译。格奥尔基耶夫斯基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他坚信中国文明有着连绵不绝的发展脉络，坚决反对西方学者以“停滞不前”来片面评价中国文明，其研究立场与当时盛行的欧洲中心主义形成鲜明对抗。从某种程度而言，他的这种汉学研究立场为整个俄国汉学研究奠定了基本倾向，深刻影响了后续俄国汉学研究的走向与发展。

### 3 阿列克谢耶夫时代

瓦西里耶夫于1900年去世，格奥尔基耶夫斯基也英年早逝，而此时在海参崴新设立的东方学院也分走了彼得堡的部分汉学骨干。这种分散的局面导致20世纪最初十年俄罗斯汉学研究的式微现象。在这期间，彼得堡的汉学家孟第在承担所有课程的情况下，仍然增加了《红楼梦》和《史记》选文的阅读和翻译课程。1902年百柏福(П.С.Попов)回校任教，1905年他开始给三四年级增加了《孟子》《十八史略》的阅读和翻译训练，他还新编了《汉语文选》三卷，并在其中首次增加了21首唐诗，因为在此之前汉语教学中读过的古诗只有《诗经》。这些围绕中国传统经典进行的教学工作为俄罗斯汉学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10年瓦西里·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 阿翰林)从欧洲和中国游学归来，从此，俄罗斯的汉学迎来了新的辉煌。

阿列克谢耶夫改变以往瓦西里耶夫所强调的独立研究，开始与欧洲汉学界进行交流，并师从于法国汉学家沙畹。在继承瓦西里耶夫的传统，并借鉴欧洲汉学经验的基础上，阿列克谢耶夫带领他的学生开创了汉学研究的一个光辉时代。在教学上，阿列克谢耶夫将之前时有时无的中国文学史课程进一步系统化，从大一就开始设立像《八家古文》《唐诗绝句》之类文学作品，并贯穿整个汉语教学环节，使得中国文学史成为整个教学体系的核心课程。

阿列克谢耶夫不仅在教学上进行深入改革，在汉学研究上更是成为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他一生的著述多达260多种，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涉及领域包括中国文学、历史、哲学、民俗和艺术等。特别是在中国文学史领域，相较于瓦西里耶夫的开创性，他的研究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他最重要的两个成果分别是近800页的集评、注、译为一体的论著《论诗人的中国长诗——司空图的〈诗品〉》和包括160集的《聊斋志异》选译和研究。他对《聊斋志异》的翻译所达到的准确度已成为中国古典文

学俄译本的范例。为了构思研究《中国文学史》，他决定从翻译范例文入手，他先后翻译了多达865篇的古典文学精品，并形成《中国古典散文》和《中国古典诗歌》两个文集手稿。他还在游历中国期间收集了大量的中国民间年画、版画和民俗资料，并以《中国民间年画——民间画中所反映的旧中国的精神生活》一书奠定了中国民俗研究的基础。

阿列克谢耶夫在历经41年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对中国经典文献的翻译和研究积累了一套系统的方法，为俄罗斯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方法论和学术传统。阿列克谢耶夫在翻译和研究中始终秉持着忠实原文、尊重中国文化的态度。他对中国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尊重对俄罗斯汉学研究影响深远。在他的影响下，俄罗斯的几代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始终带有一种崇敬之情。

阿列克谢耶夫的成就还在于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汉学家，并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他的学生们完成了俄罗斯汉学的分科化和专业化进程，形成了中国哲学、中国历史和文化史、中国文学、中国艺术等领域的专科化。特别是在古典汉学的文、史、哲方面奠定了基础。各学科也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代表：哲学领域有舒茨基、彼得洛夫等；文学领域有什图金、费什曼等；历史领域有杜曼、克罗尔等；语文学领域有龙果夫及其学生等。阿列克谢耶夫带领学生建立了完备的汉学研究体系，完成俄国旧汉学向苏联新汉学的过渡，形成阿列克谢耶夫学派，如今俄罗斯的汉学研究成果大多源于该学派的传承。

#### 4 汉学的多中心发展

1930年在列宁格勒（圣彼得堡）亚洲博物馆的基础上，成立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其中的中国研究室就是由阿列克谢耶夫一手建立的。原亚洲博物馆丰硕的汉籍收藏为汉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也为俄罗斯的汉语教学提供了进一步的研究平台，而列宁格勒大学（圣彼得堡大学）则一直是东方学研究所的人才培养基地，许多汉学家正是一边在彼得堡大学任教，一边又在东方学研究所作研究，有意思的是两个机构正处在涅瓦河的斜对岸。而在阿列克谢耶夫的努力下，彼得堡大学和东方学研究所（后来的彼得堡分所）之间搭建了一条连接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的桥梁，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内部循环，为俄罗斯的古典汉学研究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平台和体系。

20世纪中期，因为苏联的内部政治运动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汉学研究停滞，汉学人才锐减。直到二战结束后1945-1956年期间，苏联汉学经过重组之后得到了新一轮的复兴。首先就是汉学研究中心从列宁格勒向莫斯科转移。列宁格勒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于1950年迁至莫斯科，并将主要的手稿部（原亚洲博物馆）和图书馆留在列宁格勒，后于1956年成立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后改称彼得堡分所）。在2007年彼得堡分所独立成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而迁至莫斯科的东方学研究所则更多围绕近现代的中国问题研究。加上1956年在莫斯科成立的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后改为远东研究所）和莫斯科大学新组建的亚非语言学院，在彼得堡与莫斯科之间形成了一种南北呼应、古今相交、多中心发展的汉学五强结构。不过，这些高校和研究机构成立之初的汉学人才大部分都是从彼得堡培养出来的。他们在继承古典汉学研究和文献整理能力的基础上将注意力扩展到了中国近现代问题的研究。当莫斯科的汉学积极对近现代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彼得堡的汉学家们则继续默默地沉静在悠久而丰硕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时至今日，俄罗斯汉学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积累深厚。他们坚持将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紧密结合，并拓展到哲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全方位审视和研究中国文化。在俄罗斯几代汉学家矢志不渝的努力下，以彼得堡和莫斯科为辐射中心，将璀璨的中国传统文化源源不断地传播至俄罗斯的各个角落。凭借着深厚的学术传统，俄罗斯汉学持续散发着自身独特的光芒与魅力，在促进中俄文化交流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两国人民搭建起一座坚固且绚丽的文化沟通桥梁。俄罗斯汉学的发展历程为中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播提供了宝贵经验，其在经典翻译、教学体系构建、学科融合研究等方面的成果，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

#### 参考文献

- [1] [俄]玛玛耶娃主编：俄罗斯汉学的基本方向及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 [2] 闫国栋：俄罗斯汉学三百年[M]，学苑出版社，2007年。
- [3] Кирмасов Б. А.: Развитие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в XIX век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траницы [J]. Знание. Понимание. Умение, № 3 / 2013.